

中亚文明史

第四卷(下)

辉煌时代：公元750年至15世纪末——

文明的成就



中亚文明史

第四卷(下)

辉煌时代：公元 750 年至 15 世纪末——
文明的成就

主 编： C. E. 博斯沃思
M. S. 阿西莫夫

翻 译： 刘迎胜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亚文明史第四卷(下):辉煌时代:公元750年至15世纪末——文明的成就/(英)博斯沃思,(塔)阿西莫夫主编;刘迎胜译.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9.10

ISBN 978-7-5001-2342-2

I. 中… II. ①博…②阿…③刘… III. 文化史—中亚 IV. K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48878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01—0387号

出版发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六层)

电 话/(010)68359287 68359827 68359303

邮 编/100044

传 真/(010)68357870

电子邮箱/book@ctpc.com.cn

网 址/www.ctpc.com.cn

责任编辑/苗 锋

责任校对/徐小美

封面设计/蔡志升

印 刷/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规 格/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41

版 次/2010年1月第一版

印 次/2010年1月第一次

ISBN 978-7-5001-2342-2

定价:10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 IV
The age of achievement: A. D. 750 to the end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two: The achievements

© UNESCO 2000

UNESCO ISBN 92-3-103654-8

Chinese Edition © China Translation an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10

CHINA TRANSLATION AN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UNESCO PUBLISHING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has been prepared un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China Translation an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本书所载事实的选择和采用及其所述观点均由作者负责,并不一定代表教科文组织的观点,而且与该组织无关。

本出版物中所使用的名称和所载资料并不意味教科文组织秘书处对任何国家、领土、城市、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及其国界或疆域的划定发表任何观点。

《中亚文明史》汉译本学术顾问委员会

名誉顾问：季美林

总顾问：陈高华

顾问：（按姓氏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耿 昇	龚纓晏	华 涛	蓝 琪	厉 声
林梅村	林悟殊	刘文锁	刘迎胜	马小鹤
牛汝极	潘志平	钱文忠	荣新江	芮传明
王 颀	王邦维	王希隆	巫新华	吴 强
徐文堪	于志勇			

序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费德里科·马约尔

教科文组织在其《组织法》中宣布的目标之一，便是“发展及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手段，并借此种手段之运用促成相互了解，达到对彼此之生活有一更真实、更全面认识之目的”。1968年出版的《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是教科文组织早期的一项重大举措，旨在大力宣扬世界各国人民对人类历史的特殊贡献，加强他们对集体命运的意识。这部世界性的历史巨著目前正在进行重大修改，而紧接其后则是一系列区域性出版项目，其中包括《非洲通史》以及尚处于计划阶段的关于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和论述伊斯兰文化方面的史学著作。目前推出的《中亚文明史》也是这一扩大的出版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教科文组织将中亚列为这套区域性史学著作的第二部，是恰当的。因为，中亚地区与非洲一样，其文化遗产往往不能成为史学界关注的主要焦点。但是自远古时代起，该地区就是欧亚大陆人口流动的发生地。尤其是古代和中世纪世界，其历史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里海到蒙古高原这片广大地区延续不断源自草原、沙漠、绿洲和山区的各族人民。从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提到的基密里安人，希罗多德描述的斯基泰人，因其不断进犯而迫使中国皇帝修筑长城的匈奴，公元6世纪将其帝国扩大到拜占庭边界的突厥人，古代中国声名远扬的契丹人，一直到13世纪突然出现在世界历史中的成吉思汗统治的蒙古人，中亚地区的游牧民族共同为欧亚两大文明界定了范围，考验了其勇气和耐力。

仅仅用游牧民族的文化来认定中亚各族人民是不够的，因为这样就忽略了中亚地区内部游牧与定居之间、畜牧者与务农者之间复杂的共生现象。而最主要的是忽略了中亚地区一些大城市的出现，如撒麻耳干、布哈拉和希瓦，它们都建于中世纪晚期，后成为智力探索和艺术创造的杰出中心。哲学家兼科学家阿维森纳（布哈拉人）的重要著作以及帖木儿王朝那些永不过时的建筑艺术精品，集中体现了中亚地区草原和沙漠上中世纪文化的繁荣昌盛。

中亚文明当然不是从虚无中发展而成，伊斯兰的影响无处不在，且根深蒂固。欧亚大陆周边的伟大文明也对这片土地产生过重要影响。在大约1500年的时间内，这片贫瘠的内陆之海——远离地球上真正的海洋——一直是沟通中国、印度、伊朗和欧洲的商路（主要是丝绸）和思想之路的关键地区。伊朗

的文明中心虽然地处西南亚,但它的影响特别强,以至于有时竟难以明确界定伊朗本土文明与中亚边远地区的文明。

中亚地区民族的多样性也因此而受到多重的外来影响。千百年来,该地区不断涌入外来的艺术和思想,撞击着中亚固有的模式并逐渐与之融合。移民和经常发生的军事入侵的冲击,使一些民族和文化或融合,或取替,致使这片广大地区始终处于流动状态。

世代代人口流动的收缩和扩张更增加了界定这一地区的困难,因为仅靠其地表无法得出明确界限。因此当教科文组织第十九届大会决定出版《中亚文明史》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界定该地区的范围。后来在1978年教科文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商定,对中亚的研究应针对有关阿富汗、伊朗东北部地区、巴基斯坦、印度北部地区、中国西部地区、蒙古和前苏联的几个中亚共和国的文明。本部历史所用“中亚”这一名称即指这一地区,与可明确辨别的文化和历史现实相符。

教科文组织号召专家,尤其是中亚地区当地学者参与这项工作,并得到广泛而慷慨的响应。学术界认为这一项目是拉开长期遮蔽中亚的帷幕的极好机会。然而,这项任务工程之浩大是谁也不会怀疑的。

1980年成立了一个特设国际科学委员会,对这项工作进行计划和筹备,并商定出版六卷本中亚史,从远古时代一直写到今天。该委员会最初的工作是决定眼前这幅宽阔的画布上哪一部分应最为突出。通过适当的过程,已作出公平的安排,并选出了主编和作者队伍。

目前,《中亚文明史》的筹备工作进展顺利,研究和考古方面所用的各种资源都是最好的,以求工作精益求精;在该地区各大中心查阅的编年史数不胜数。我衷心祝愿本书第四卷(下)和以后各卷对世界的读者有所教益,并使他们从中得到满足。

我还要感谢国际科学委员会的主席、报告员和各位委员,以及主编、作者和各组专家,他们通力合作,详细叙述了中亚地区那极其重要而又激动人心的历史,使人们对该地区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我确信这部史学著作必将证明是对研究各国文化并使之互相欣赏的一项显著的贡献,而这些文化则是人类共同继承的遗产。



译者序

《中亚文明史》第四卷的翻译进行了近十年,终于完成了。

余太山先生约我与华涛教授参加翻译《中亚文明史》这部学术巨著是在1990年代末,华涛教授负责本卷的上册,我负责其下册。我欣然接受这项任务,既是因为余太山先生的盛情,也是因为我与《中亚文明史》这部著作有一些特殊联系。《中亚文明史》是我近30年来一直关注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导的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我的老师韩儒林教授曾受国家委派,参加此项目,并被推举为国际编委会副主席。我正是鉴于此而走上了中亚研究的道路。该项目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巴基斯坦的丹尼教授(Ahmad Dani)和其后期编汇工作的主要统稿人张广达教授,都是我熟悉的师友;而我本人也应约为该卷撰写了一节内容。这些机缘成为促使我参加本书的翻译,以及后来不断推动我努力完成这项工作的重要原因。

《中亚文明史》第四卷的翻译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说它艰巨首先是工作的本身。第四卷时间跨度自公元750年至1550年,即从唐天宝年至明嘉靖年,长达八个世纪。在这个时期里,中国内地经历了唐、五代、宋、辽、金、元及明数个朝代,而中亚的文化面貌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从西向东的伊斯兰化与从东向西的突厥化。本册的撰写者来自十几个国家,他们的研究领域除了传统人文科学中的印度学、佛学、藏学、伊斯兰学、伊朗学、突厥学、蒙古学和汉学之外,还涉及农学、工艺学、生物学、星历学、数学、地理学、医学等,其知识领域之广,远远超过任何一位学者见闻所及。上述专业的文献,即使是以汉语写成,也未必易于理解;而从外语译为汉语自然是更加困难一些。此项工作进行缓慢的另一个原因是时间,由于翻译工作未列入国家任何科研计划,工作时间没有保证,进展缓慢,延续了近十年时间。

现在交印的这部译稿是多方合作的结果。刘迎胜承担了第一章至第五章、第六章大部分、第十三章的一部分、索引与地图的翻译;南京大学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的几位研究生参加了其余部分的初译工作,具体分工如下:辛卓如硕士承担第六章小部分、第七章至第十二章、第十三章一部分、第十四至第十五章;陆焯女士承担第十六章至第十七章;舒健承担第十八章一部分及第十九章全部,沈玉萍负责术语表,魏静博士参加地图的查核。在上述研究生提供初译稿后,刘迎胜负责第六章直至第十八章前一部分的校核及全书的译名审定,臧惠娟女士负责此后部分的校核。沈卫荣教授校核了有关藏学的部分的译稿。哈宝玉博士则就与伊斯兰教与阿拉伯文献有关的专有名词翻译提出过许

多宝贵的意见。臧惠娟女士与苗锋先生及于国君、阿去克、徐小美、胡晓凯为保证译文的准确和流畅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历来在翻译国外内陆亚洲学著述时,专有名词的译音用字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由于中国自古与中亚联系密切,中国的西北地区也属于广义中亚的一部分,因而在中国历史文献里记录了大量古代中亚的人名、地名、国名、部落/氏族名、物种名、职官制度名。作为专业研究者,平素最为关注之处便是不同文字史料之间所记载史实异同的比较问题,因此确定汉文史料与非汉文史料中相关专业名词的对应关系显得非常重要。研究不同时代汉字音转写非汉族语汇的规律与译例,对于解决尚未确定的不同文字史料之间的比较,具有启示意义。过去我在阅读前人的有关翻译时,每当发现译者未能联系中国古代有关文献,总有一种不满足的感觉;因此当我亲自负责《中亚文明史》第四卷(下)的翻译时,将书中有关伊斯兰文化的资讯,与我国古代文献有机结合起来,便成为提高译文的学术性的努力方向之一。为此,我们在工作之初便对专有名词的翻译确定了以下原则:

1、专有名词若在古代汉籍中有传统的音译,尽可能使用其中较为通行者,如高级伊斯兰学校 *madrasa*,按明四夷馆《回回馆杂字》音译为“默得儿塞”;阿维森纳(*Avicenna*)的阿拉伯文名字 *Abū 'Alī Sīnā* 或 *Ibn Sīnā*,当代译为阿布·阿里·西纳或伊本·西纳,在译稿中按《回回药方》音译为阿不·阿里·撒纳或亦宾·撒纳。

2、同一个名词若在不同时代的汉籍中音译有异,则翻译时选择与该时代相近的译名,如 *Bukhara* 当代译为布哈拉,在译稿中或音译为“蒲华”(辽金时代),或音译为“不花刺”(元明时代)。

3、保持全书专有名词的音译风格一致,避免当代译名与古代译名在同一部书中交叉出现,造成理解困难。对未见于同时代汉文史料的名词,按当时汉籍的音译外来词时的用字规律翻译,如 *Sultān Husayn Bayqara*,不按一些当代著作的常见译法写为“苏丹侯赛因贝卡拉”,而是译为“算端·忽辛·拜哈刺”。

4、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根据不同情况增加一些释文,一般括注在有关名词之后。个别原作者有误之处,亦有释文说明。一些阿拉伯文/波斯文/突厥文作品,如原著中提供的通行的英译与伊斯兰文字书名的意义有区别,在译稿中往往再加以说明。

在译稿即将付梓之际,我在此向上述各位学者,并向在过去这年中所有为本书翻译付出过努力的人们致谢。我自知学力有限,担任此书的翻译工作实勉为其难。译文与释文中如有错误,应全部由我负责。

刘迎胜

2008年9月写于南京大学

出版计划说明

15

穆罕默德·S.阿西莫夫

教科文组织第十九届大会(内罗毕,1976年10~11月)通过决议,授权总干事开展一系列旨在促进了解和尊重文化特性的活动,其中包括一项新的计划,即编写《中亚文明史》。1966年11月召开的第十四届大会曾批准一项有关对中亚地区进行研究的实验计划,目前实施这项新计划便是顺理成章的。

开展实验计划的目的是,正如教科文组织的有关计划所规定的,是通过对生活在中亚地区的各族人民的考古、历史、语言和文学的研究,进一步了解他们的文明。在初期阶段,参加的会员国包括阿富汗、印度、伊朗、巴基斯坦和前苏联。后来,蒙古和中国也加入了教科文组织中亚计划,从而将蒙古和中国西域文化也纳入这一地区。

在本书中,中亚应被理解为在该地区各族人民长期的文明史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概念,无论现在和将来都不应将上述界定看作是严格的边界划分。

由于缺乏如此大规模的现行调查活动可资借鉴,教科文组织不得不分阶段完成这一艰苦的任务,综合叙述从远古时代直至今日的一系列复杂的历史事件。

第一阶段旨在通过考古和历史研究以及对文学和科学史的研究,进一步了解中亚地区的文明。因此而开展了一项新的计划,以促进五大领域的研究:贵霜帝国的考古和历史、中亚艺术史、中亚各族人民对科学发展的贡献、思想与哲学史,以及中亚地区的文学。

1973年成立了国际中亚文化研究协会。这是一个非政府的学术组织,召集该地区的学者对本国文化的跨学科研究进行协调,并促进区域和国际合作。

由教科文组织主持创立的这一新的协会,从其活动初始就成为教科文组织执行其有关研究中亚文化的计划以及编写《中亚文明史》的主要咨询机构。

第二阶段集中于中亚文明的现代方面,并在新的计划中向东扩展研究的地理边界。在该地区一些国家召集了一系列国际学术会议和研讨会,以推进对中亚文化的研究。

1978和1979年在教科文组织总部召开了两次专家会议,会议的结论认为,1967年开展的中亚文化研究计划使研究领域取得了巨大进展,对加强该地区各国现行机构发挥了作用。专家们因而对这部史书所采用的编纂方法和

16

编写工作向秘书处提出建议。根据秘书处的建议决定将本书分为六卷,内容按年代顺序包括从远古时代直至当今的全部中亚文明史。除此之外,专家们还建议,负责起草本书的有关人士应吸取教科文组织编写《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和《非洲通史》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关于本书的叙述方式,他们支持教科文组织秘书处的意见,认为虽然这是一部学术著作,但也应为普通读者所接受。

由于历史是由一系列连续不断的事件构成,因此决定对任何具体年代均不过分强调。每卷所述史实的前后事件,须证明符合学术要求,才能在书中引用论述。

第三即最后阶段是1980年8月成立了由19人组成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委员均以个人身份参与编写本史书的工作。因此而成立的该委员会包括七个中亚国家——阿富汗、中国、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巴基斯坦、蒙古和前苏联——每国两位学者,以及其他五国——匈牙利、日本、土耳其、英国和美国的五位专家。

- 17 该委员会于1980年12月在教科文组织总部召开第一次会议。真正筹备出版《中亚文明史》的工作实际上是1981年开始的。委员会决定认为,因其资格和有关中亚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学术成就而当选的学者们应确保对本书客观地描述,并使本书达到高标准的科学和学术出版水平。

国际科学委员会委员们认为新计划应符合教科文组织的崇高目标和原则,从而有助于促进各国之间的了解与和平。该委员会根据专家们的意见,为本书的目的,根据历史和文化经验勾画出了中亚的地理区域。

国际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对于有关实施这一复杂计划的主要问题大都作出了决定,首先是起草计划以及确定委员会自身工作的目标和方法。

国际科学委员会主席团由一位主席、四位副主席和一名报告员组成。主席团的任务是在国际科学委员会届会之间监督计划的实施。1986年成立审读委员会,由四人组成,对第一卷和第二卷的手稿进行编辑、修改并最后定稿。1989年又为第三卷和第四卷成立了一个审读委员会。

各卷的作者包括目前中亚12国的学者和其他地区的专家。因此,本书堪称是中亚地区以及各国学者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本项计划范围内联手合作的结果。

国际科学委员会和我本人特别向艾伦娜·伊斯肯德尔-莫奇里女士表示感谢,她为本书前三卷的印制筹备工作付出了艰辛和无私的努力。

我们衷心希望,《中亚文明史》第四卷的出版成为促进中亚各族人民的文化认同、加强其共同的文化遗产而迈出的又一步,并最终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编写《中亚文明史》 国际科学委员会委员名单

(按字母顺序排列)

- | | |
|--|--|
| <p>F. R. 阿尔钦(Allchin)博士(联合王国)</p> | <p>刘存宽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p> |
| <p>M. S. 阿西莫夫(Asimov)教授(塔吉克斯坦)
主席,第四卷(上、下)主编</p> | <p>L. I. 米罗什尼科夫(Miroshnikov)博士
(俄罗斯联邦)</p> |
| <p>N. A. 俾路支(Baloch)博士(巴基斯坦)</p> | <p>S. 纳察道尔吉(Natsagdorj)教授(蒙古)</p> |
| <p>M. 巴斯塔尼·帕里奇(Bastani Parizi)
教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p> | <p>B. N. 普里(Puri)教授(印度)
第二卷副主编</p> |
| <p>Sh. 比拉(Bira)教授(蒙古)</p> | <p>M. H. Z. 萨非(Safi)教授(阿富汗)</p> |
| <p>A. H. 丹尼(Dani)教授(巴基斯坦)
第一卷主编</p> | <p>A. 萨依利(Sayili)教授(土耳其)</p> |
| <p>榎一雄(K. Enoki)教授(日本)</p> | <p>R. 沙巴尼·萨姆哈巴迪(Shabani Samghabadi)博士(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第三卷副主编</p> |
| <p>G. F. 埃特马迪(Etemadi)教授(阿富汗)
第二卷副主编</p> | <p>D. 辛诺(Sinor)教授(美利坚合众国)</p> |
| <p>J. 哈尔马塔(Harmatta)教授(匈牙利)
第二卷主编</p> | <p>B. K. 撒帕尔(Thapar)教授(印度)
张广达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三卷副主编</p> |

编写《中亚文明史》 国际科学委员会委员名单 (自 1993 年起)

- | | |
|--|---|
| <p>C. 阿德尔(Adle)教授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主席,第五卷主编</p> <p>D. 阿利莫娃(Alimova)教授
(乌兹别克斯坦)</p> <p>M. 阿纳耐佩索夫(Annanepesov)教授
(土库曼斯坦)</p> <p>M. S. 阿西莫夫(Asimov)教授
(塔吉克斯坦)
前主席,第四卷(上、下)主编</p> <p>K. 拜巴科夫(Baipakov)教授
(哈萨克斯坦)
第五卷副主编</p> <p>Sh. 比拉(Bira)教授
(蒙古)</p> <p>A. H. 丹尼(Dani)教授
(巴基斯坦)
第一卷主编</p> <p>R. 法哈迪(Farhadi)教授
(阿富汗)</p> | <p>H. -P. 冯赫伯(Francfort)教授
(法国)</p> <p>I. 哈比卜(Habib)教授
(印度)
第五卷主编</p> <p>L. I. 米罗什尼科夫(Miroshnikov)博士
(俄罗斯联邦)</p> <p>M. 舒库罗夫(Shukurov)教授
(塔吉克斯坦)</p> <p>D. 辛诺(Sinor)教授
(美利坚合众国)</p> <p>A. 塔贝沙利耶娃(Tabyshalieva)博士
(吉尔吉斯共和国)</p> <p>I. 托安(Togan)教授
(土耳其)</p> <p>梅村(H. Umemura)教授
(日本)</p> <p>吴云贵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p> |
|--|---|

审读委员会委员名单

- | | |
|---|--|
| <p>R. N. 弗赖(Frye)教授
(美利坚合众国)</p> <p>D. 辛诺(Sinor)教授
(美利坚合众国)</p> | <p>C. E. 博斯沃思(Bosworth)
(联合王国)</p> |
|---|--|

供稿者名单

A. ABDURAZAKOV
Head of the Department of
Chemical-Technological Researches
and Conservation of Historical
Monuments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cademy of Sciences
Samarkand
Uzbekistan

A. AFSAHZOD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Tajik Academy of Sciences
734025 Dushanbe
Tajikistan

A. AKHMEDOV
Director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entral Asian Studies
19, University Boulevard
Samarkand 703004
Uzbekistan

M. M. ASHRAFI
Institute of History
Tajik Academy of Sciences
734025 Dushanbe
Tajikistan

K. BAIPAKOV
Director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cademy of Science
Ministry of Science
Dostyck Ave. 44
480100 Almaty
Kazakhstan

J. L. BERGGREN
Office of the Chair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Burnaby, BC
Canada V5A 1S6

SH. BIRA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ongol Studies
Sukhbaatar Square 3
Ulan-Bator 11
Mongolia

S. BLAIR
119 Old Homestead Highway
Richmond, NH 03470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 E. BOSWORTH
Emeritus Professor of Arabic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Department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Manchester M13 9PL
United Kingdom

A. H. DANI
Emeritus Professor
Dani House
No. 17, Street no. 10
Shalimar 8/3
Islamabad
Pakistan

M. DINORSHOEV
Philosophy Department
Tajik Academy of Sciences
734025 Dushanbe
Tajikistan

R. N. FRYE
Tower Hill Road
Brimfield, MA 01010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 GILLIOT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é de Provence
4, rue Gaston de Saporta
13100 Aix-en-Provence
France

Ts. HAIDAV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Central
Asian Traditional Medicine
Mongolian Academy of Sciences
Ulan Bator
Mongolia

A. A. HAKIMOV
Hamzy Institute of Arts
Ministry of Culture
Tashkent
Uzbekistan

† D. R. HILL
United Kingdom

M. H. KADYROV
Institute of Fine Arts
Tashkent 700000
Uzbekistan

V. A. KAPRANOV
Institute of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Tajik Academy of Sciences
734025 Dushanbe
Tajikistan

G. KARA
Vezér u. 143
Budapest XIV
Hungary 1148

E. E. KARIMOV
Institute of History
Uzbek Academy of Sciences
Tashkent 700083
Uzbekistan

A. KAYUMOV
Director
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Uzbek Academy of Sciences
Tashkent 700190
Uzbekistan

† H.-J. KLIMKEIT
Germany

R. Z. KYDYRBAEVA
Kyrgyz Academy of Sciences
Bishkek
Kyrgyzstan

B. LAWERGREN
Hunter College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Department of Physics & Astronomy
695 Park Avenue
New York, NY 10021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LIU YINGSHE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
22 Hankou Road
Nanj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S. MAQBUL AHMAD
India

R. MESERVE
Department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Indiana University
Goodbody Hall 157
Bloomington, IN 47405-2401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 K. MIRBABAEV
Mayakovski Street 85/2
Dushanbe 734060
Tajikistan

A. R. MUKHAMEJANOV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Uzbek Academy of Sciences
Samarkand
Uzbekistan

Q. MUSHTAQ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Faculty of Science
Universiti Brunei Darussalam
Bandar Seri Begawan, 2028
Brunei

E. NEUBAUER

Markgrafenstrasse 15
60487 Frankfurt
Germany

† E. NOVGORODOVA

Russian Federation

A. PAKET-CHY

16, Square 42
Simetry Avenue
Narmak
Tehran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G. A. PUGACHENKOVA

Academician
Institute of History
Uzbek Academy of Sciences
Tashkent 700083
Uzbekistan

L. RICHTER-BERNBURG

Universität Leipzig
Orientalisches Institut
Schillerstr. 6
04109 Leipzig
Germany

H. M. SAID

President
Hamdard Foundation
Hamdard Centre
Nazimabad
Karachi 74600
Pakistan

C. SHACKLE

Pro-Director for Academic Affairs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Thornhaugh Street
Russell Square
London WC1H 0XG
United Kingdom

D. SINOR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Emeritus
of Uralic and Altaic Studies
Department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Indiana University
Goodbody Hall 157
Bloomington, IN 47405-2401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 SOUCEK

393 Walnut Lane
Princeton, NJ 08540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A. TAFAZZOLI

-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Ž. VESEL

Institut d'Etudes Iraniennes
Université de Paris III
13, rue de Santeuil
75231 Paris Cedex 05

WANG FUREN

Central Institute for Nationalities
27 Baishiqiao Road
Beijing 10081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 ZIEME

Berlin-Brandenburg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Turfanforschung
Unter den Linden 8
10117 Berlin
Germany

名称的转写和体例说明

本书用于阿拉伯文、波斯文与伊斯兰时代突厥文名称和术语的转写系统，基本按照新版《伊斯兰百科全书》的系统，以/j/取代/dj/，以/q/取代/k/；此外转写字母之下的音点也予以省略，但“^cayn”和“hamza”分别用/°/与/’/标明。在/dh/、/kh/与/sh/分别表示两个单独的辅音，而非两个字母合表一个辅音之处，则用一个略音符号(’)，标明，如在阿失哈卜(*as’hāb*)，亦西哈黑(*Ish’āq*)，麻得黑(*mad’h*)，麦克胡而(*Mak’hūl*)；当/h/用于某一辅音之后时，如/dh/或/sh/的情况，也同样使用略音符号标注，如阿失哈儿(*ash’har*)，麦子哈卜(*madh’hab*)。

有关伊斯兰文化流行地区的集团、神学派宗、哲学思想学派等，术语的统一还不可能完全做到。通常采用的是-ite(s)结尾的形式，如哈刺米派(Karramite)，哈里只派(Kharijite)，穆尔吉埃派(Murji’ite)，什叶派(Shi’ite)，除非存在常用的形式，如伊玛目派(Imami)，亦思马因派(Isma’ili)，逊尼派(Sunni)。然而在涉及各苏菲教派时，一般采用复数化的单数来指代，如契什提教团(Chishtis)，那格什班迪派(Naqshbandis)，库布拉维派(Kubrawis)，或者采用集体名词，用相应的阿拉伯文后缀(-iyya)来表示，如契什提教派(Chishtiyya)，那格什班迪派(Naqshbandiyya)，库布拉维派(Kubrawiyya)等。

至于伊斯兰以前时代的突厥语、蒙古语、藏语、汉语和印度语，本书各章作者允许使用这些语言普遍认可的转写系统。